

續夷堅志
附年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夷堅志

附年譜

元好問纂

本館據得月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序

遺山先生當金源末造。備位下僚。浮湛散秩。游登左司。旋遭喪亂。淪落以終。晚年以著述自任。頗有志於國史。又爲人所沮。詩文之外。寄意於中州一集。文人少達而多窮。不信然哉。此夷堅志雖續洪氏而適當百六之會。災變頻仍。五行乖舛。有開必先。動關運會。非弔詭之卮言。實禳祥之外乘。不賢識小。又何譏焉。僕來豫。榮通守慶出以相眎。乃其尊甫筠圃先生讀易樓藏本。書凡二卷。而宋子虛王起善二跋。皆云四卷。又稱其別有自序。而卷中無之。不復可考矣。書中大半東京瑣事。余初來頗資聞見。因爲較其訛脫。仍分四卷。以還舊觀。手抄付梓。且依翁氏所輯遺山年譜。略爲表系。以附於後。庶覽者粗悉其平生云。嘉慶戊辰冬日。杭郡余集書於大梁書院。

續夷堅志序

有金元遺山先生具班馬之才。閱滄桑之變。隱居不仕。著述自娛。凡四方碑版銘章。靡不奔走其門。初嘗以國史爲己任。不幸未與纂脩。乃築野史亭于家。采摭故君臣遺言往行。以自論撰。爲藏山傳人計。又以其緒餘作爲此書。其名雖續洪氏。而所記皆中原陸沈時事。耳聞目見。纖細畢書。可使善者勸而惡者懲。非齊諧志怪比也。先君子舊藏二卷。有王起善、宋子虛諸跋。而佚其自序。余筮仕中州。以此書所載。半大河南北事。因攜之以資檢閱。嘉慶戊辰。余秋室太史聞而借觀。復據王、宋二跋。釐爲四卷。且益以翁氏所輯年譜。鏤板于大梁書院。秋室歸而板爲王六泉明府所得。今載往蜀中矣。中州印本。故屬寥寥。好事者往往以不得披覽爲歎。茲就書院本重加校正。以付剞劂。蓋不欲效中郎之獨秘云。

皇清道光十年歲在庚寅夏閏月。東海松柏心道人榮譽序。

本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中。初擢尙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剗。巧縛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旣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予抄北地聚本續夷堅志四冊。實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觀。謹贍此傳附

于所書之後云。是年花朝日。吳下王東起善識。

續夷堅志卷一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長白榮

舉子書校

鎮庫寶

趙王鎔煉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畫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聲。道相貫。環中作小孔。予意其爲九轉也。合中復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鏤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匝合中。色如棗皮漆。而裂壘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餘。殆秉異氣所化。聖俞嫂吳收之。不知今存否也。聖俞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水中。爲一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云。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卽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咄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爲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不數日嫁之。

鐵中蟲

吾州會長老住飛狐之團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廚堂一鑊可供千人。燃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爲釜鳴不祥。廢不敢用。妨大衆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衆乞此鑊。當任我料理。衆諾。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蟲。長二寸許。色深赤。蓋此蟲經火則有聲。淄川楊叔能亦嘗見。芒山均慶寺大鑊破一竅。如合拳。中有一蟲。如蟻蟪而紅。此類大家往往見之。魏文帝典論以爲火性酷烈。理無生物。特執方之論耳。團崖事全唯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爲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太和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去觝。駝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駝至代州。州守信以爲然。增壽復負之而歸。樊帥說。

石中蛇蠍

太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卽棄去。修渾源樂安橋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蠍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隨想而入。歷千萬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爲解。却他日亦道曾見我來。卽以大杖擊之。竟無他異。全唯識說。

任氏翁媼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泊。其妻張氏七十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鄭叟犯土禁。

平與南函頭村鄭二翁。資性强。不信禁忌。太和八年。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我卽太歲。尙何忌耶。督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人紅繡鞋一雙。役夫欲罷作。鄭怒。取焚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卽烹食之。不旬日。翁母並亡。又喪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鵲爲業。故人目爲鵲翁。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媼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輒作邱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媼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輒曳棺木出。昇歸其家。俄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卽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卽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楫撞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爲課。凡三年。瘡乃平。趙長官親見之。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升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土中肉塊。人言爲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甯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二肉塊。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魯鄰居親見之。爲予言。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于黍米。予同舍李慶之子正甫爲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曹主簿懼爲變怪。卽遣逐之。及臨產。恍忽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甦。旁人爲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爲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督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血。一屍在內。卽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獨來。何也。卞卽拘船戶。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戶。主固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卽首服。

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爲虎所食立妻泣訴於卞卞曰吾爲爾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灘叢薄間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范司農拯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叔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慶初以父憂居鄉里庭中嘗夜見光信叔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丈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駭亟命埋之信叔尋以疾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肉塊太歲也禍將發故光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貲雄大定閒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筯閒舍數百人悉召尙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賙贍問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財日削鬱鬱以死十數年後兩兒行丐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知其幾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司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閒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窩場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

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遼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淀，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輻折。元老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卽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卽登車，第言尙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尙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宣和方士燒水銀爲黃金，鑄爲錢，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爲帽環，服之不中喝云。內藏庫使五壽孫說。

稻畫

西京田叟自號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堯民圖，青緋爲地，稻樨皮爲之，暗室中作小竅取明，與主客談笑爲之，嘗戲於袖中，招蝨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爲眞蝨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狷，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己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蓋稻畫不見於書傳，當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擢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臥狗狀。足尾皆具。背亦有一枝直出。縣外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爲縣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識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埽不盡。寒花看卽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識也。至如楊敏行畫眠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鬼語。何識之有。

敏之兄詩識

敏之兄。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與王元卿、田德秀、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罷。敏之有詩云。佳辰無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密雲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廓。君才盡耶。敏之嘆曰。我得年僅三十。境界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兆

高平申萬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脩官從宗室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敝廬。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溺淮水死。

天慶鶴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宜聖廟。鐵佛寺。天慶觀。爲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列

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晉天福二年重修。每歲二月十五日。道家號貞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少亦不絕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鶴者有賞。四遠黃冠及游客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殿廢。鶴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旱魃爲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先隨之。命少年輩合昏後。憑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家。隨以大槔擊之。火燄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至於有馳聲。則不載也。

玉兒當是其名

太原廟學舊有鬼婦人。是宋旦提刑妾。爲正室妒。捶而死。倒埋學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戲語。然不爲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後。忽聞牕外履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拊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其言。學正馬持正說。睡者趙文卿。段國華。郭及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至君玉之父。翁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局鑰甚嚴。于灑掃。母亦親爲之。一日晚。入室中焚誦。忽供几下一細小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福來。老婦衣襟中。卽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

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府尹並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爲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爲時輩所推。金馬方廣三寸。金作棗瓢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脾股圓滑。兵亂之後。予曾見之。潯州清卿房約爲賦。金馬辭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覽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滿門。延待備極豐腴。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畫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閒閒趙公於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閒閒傲浪仙。枉隨詩酒墮凡緣。黃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爲世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來都下。館於閒閒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地心。人世有昏曉。我胸無古今之句。閒閒大奇之。因索墨水一盂。如言與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閒留古鶴二字。廣長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外來。問所以然。不答。題其旁云。天地之閒一古儒。醒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詩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忽經風浪耳邊過。不覺神形來世中。因君感激從君說。鑿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一二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勢極飛動。閒閒極愛之。屏山李之純嘗見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爲辨傳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剋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

晚年易名雲鶴。號擬栩道人。人物如世畫呂公肩微聳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質。泊於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閒居寶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卽命閉戶。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末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劉太博機貞祐兵亂後。自管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機復立州宅。掘一黃土坡。偶值古塚。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爲號。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參楊叔玉五臺人。爲予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諸孫具棺葬骸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燬寶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燬一大鼎。三日不鎔。鼎欲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數與阨會。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爲羣。所過禾稼爲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祟

秦和末。雷景滂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官妓香香。爲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爲天魔所著。挈上浮圖顛。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布幔車過塔下。婦謂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釵來。魔去良久。乃至。無所得。婦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婦又問。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婦卽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肉。誓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能不食牛肉。發願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卽發願。後十餘日。覲妝。袂服持酒來謝云。得學士所教。今爲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內翰族婦。有爲山魃所汚者。魃自言。汝若資用所闕。我能立致。嘗積絹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以官物累己。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寶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櫪下。家人益懼。祈請良久。馬忽不見。諸子竊議。呼魃爲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爲致一子否。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畫。錦綳繡襖。臥之床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歲病卒。

王確爲兄所撻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確。酗酒欺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騷窣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噴噴有聲。屢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凌。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將爲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定襄。歸至趙村。值外祖於中路。晝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書。忽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漫得一句。汝看作得。傷否。舉似凡十數句。惟天機割斷繁華夢。殆似從慧中得之。母未幾下世。

蟲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礮數十。垂索放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蟲徧裹。如脂蠟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喪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虞縣黃九者。從佛兒。謁賊。鑽大怪。作亂於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劫取。婦陽謂賊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劫取之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砍殺之。被砍處不血出。但白膏流。黃冠禹翼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甯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卽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洛陽翟志忠云。

李晝病目

聊城李晝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目復枯。問神霄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甯作虧心事耶。李言。某生塑神像。急須用目睛。則往往就神像摧塌處剝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平謂

予言李客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爲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臥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爲。神曰。吾爲汝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癢。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癢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絕人。爲相者所惑。謀作亂。因設詭計。籍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爲人所告。州將高某捕獲。案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當。石公時爲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無預謀者。使其在誣誤之列。且不可。况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他吏鞠其事。吏承風旨。文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卽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案焚之。石公之子琚業進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無大小能備道之。

馬三詆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鉤距致富。嘗用詭計取鄰舍袁春田。春訴于官。馬三出契券爲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爲鄉人言。渠詆欺如此。已將爲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素多怨家。竟欲出錢買之。尋爲州刺史所取。闔郡皆知。馬氏子孫不勝其辱。購而藏於家。

白神官

鄜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變。如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目。數百里間無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爲此縣主簿。捕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託以天神所爲。及掘得狐涎一罍。神官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縣境爲之肅然。其後吾舅彥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尙能言君是杖殺白神官王主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觀賈道士。魚兒泊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本潞州人。義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爲北騎所俘。乘騎他出逃去。騎追及。槍中其額而死。死後性不昧。顧盼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歷觀諸獄。不忍恐怖。復扶之出。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汁令飲之。覺腥口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強。但推墮水中。旣而開目。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鄉鄰來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卽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朝元觀作道童。一日。俘主來觀。中人說前事。俘主亦了了能記。都不差。視其額角。瘡瘢猶存。

旬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詞賦舉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他日旬會諸人感歎存歿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舉匕筯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罷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醺水亦有澄澈時池底物歷歷見之或時水底酒尊繖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觀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籬挹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續夷堅志卷二

貞雞

房皞希白宰廬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之爲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葬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爲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鴿爲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卽聞有拽鋸聲大呼揜鏹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爲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藥火發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爲網所冒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鳥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無他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平旦無風雲。忽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著鼈。不爾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州將死乃定。禹冀之聞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笑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臂髀痕。如麥籠許。蓋神拔樹偃坐泥中破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鄰字德卿。父飛狐。令集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於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歡呼馬前。德卿亦爲立碑尉廳。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猶子鑄。同榜登科。時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舉爲卽墨令。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猾。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襖。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頽圯殊甚。卽令完葺。

之明日。卽廳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園中。一倡百和。少頃。盆集。周市庭內。中一大白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無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置奴釵閒。逼逐之。奴卽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婦。崇就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婦人狂亂。縛置車輪上。埋軸地中。令人轉之。旣久。婦快吐腥涎。乃是卽墨狐。爲胡公逐至此。卽墨父老爲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記也。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知。

呂守詩識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崧樓。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爲詩識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內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知前途所至。其後皆驗。鄰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殞於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挽之曰。見說平生夢。前途盡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天爲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界之者。爲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甯懼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七歲被旨賦鳳皇來儀。新恩張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旦名重天下。耆舊如聞。聞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兒移勘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決囚無復疑。尙慮有冤。今旱已極。囚果不冤。明當大雨。如冤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此囚。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爲遼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嶮絕。下臨無地。河中李欽叔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于今人。堅重腴瑩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旁。以陳比之。仙凡爲不侔矣。

馬光塵畫

馬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畫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畫云。珠壁佳城下。丹青敗藁閒。殘年兩行淚。絕筆數重山。人謂童而能以畫稱。且爲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齧定襄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爲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嚙主簿倒。旁立數十人。號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嚙簿死。傷折處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日葬簿。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不爲物所憑。則他世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莊。至外壕。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穰穰往來。市人買賣負擔。驢馱車載。無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爲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與呂氏碣石錄記武平周鼎童時村居。一日。縣人市集。鼎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兩列皆佛像。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見。兩事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牆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爲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衆犬鬪。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

者。竟得全骸而瘞。真孝犬也。

歷年之讖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爲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已未爲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適兩甲子周矣。歷年之讖遂應。

巽齊之讖

天會八年。冊劉預爲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舊有巽齊。安流。順預之號。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者。建元。雖出於傳會。亦有數焉。

桃杯

鞏下韓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廕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卽棄官學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年初。秋雨後。行山閒。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爲意。俄數葉閒。一桃大如杯盃。爲石所礙而止。韓取得之。桃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爲希遇。望三峯再拜。食之盡。懷枝葉歸。就洞穴高絕處。鑽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爲兩酒杯。各受一勺餘。韓從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如四十許人。一日。從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一桃杯。云是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閱針次。聞人沿濠上來。喜笑曰。明日得替矣。人間替者爲誰。曰。一走卒。自真定肩繖。插書夾來。濠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無所見。知其爲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繖與書夾。針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真定來。因爲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揩背。錢相助。卒問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苦得替。却爲此賊壞。却我誓拽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能。此人遷居避之。祕水焦符村說。

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學。廚人告言。一婦人鬼。每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摔其衣。大叫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諸生持燈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絕。仲澤說。

湯盤周鼎

秀岩安常。字順之。常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底銘九字。卽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饕餮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旣古。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說。磁州觀臺劉軌家。承安中。池蓮一莖開十三花。是歲軌登科。終於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號縣太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爲十三，試割一叢治之，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慥會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黃真人

脩武張袞，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爲府史，好祈仙。一日，黃繙綽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真人，懸筆畫像前，每事禱之。君冕崇慶二年，赴簾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御題得聞乎？」批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問之，卽批云：「臣作股肱，弼予違，賦成績紀太常詩。」又問兒登第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榜旦夕至？幸先告之，卽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榜至，黃吉甫真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類甚多，亦有俳諧詩可笑。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軍判，貞祐初，聞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始誦之，被虜四五日，亦逃歸。南渡後，居永甯，卽施此呪，文士薛曼卿記其事。

王叟陰德

穰縣宋莊王叟，人目爲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推戶爲縣中第一。第四子榮，以軍功官宣武軍魯山尉，長孫中武舉，某州巡檢，宋莊四區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內向，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

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答。旁一叟云。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爲生。病家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爲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耶。叟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甘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卸之藥肆中。隨卽剉以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濯。暴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悉然。非敢自爲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爾也。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馮婦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道一詩云。城南池館夾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烟霞蓬島遠。一溪花木武陵春。太和末病卒。胡國瑞說。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爲章廟所召。提點天長觀。平生震異。如金盃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於邢州神霄宮壁間。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風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墓

長葛禹冀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工破一石。石中一鑿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鬪城鎮高監。初到鬪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紹繼。高氏農民淳質，墮其術中，所借錢麥積數百緡。後百方詆欺，一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犢，腹下白毛成字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成可罷鄜時丞，閒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鄰張氏水牯亦生一犢，李三爲牧兒所誘，竊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撻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愬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亦刺之，犢血瀝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卽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趙公祥親見。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無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會，連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喫墨水畫上布，五彩亦喫之。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下，旁臥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邈齷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閻大憑婦語

穰縣孫莊農民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牛，而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與婦望祭於所居。

之前有回風吹紙灰往西南莊。此莊是閻小婦所居。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閻大憑婦語。欲與母妻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哭。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爲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彼乘我死無證。欲相欺昧耳。布金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渠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傍一屠者云。汝欠我肉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閻俯首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笑。他日。劉進反家。人說向云。閻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焉。致遠與閻一村。落爲言如此。此與正大中黥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王仲寬爲理。貴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硃砂一兩。飛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稱。乳香七錢半。水銀三錢。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右各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直候無水銀星子爲度。次下黃丹硃砂金箔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圯碗。坐熱湯上。勿令湯冷。另將蜜蠟開鎔入藥在內。木匙攪勻。衆手丸每一兩作十二丸子。勿令有劑縫。或硃砂或水銀爲衣。不爲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爲衣。取水銀三二粒手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犬婦人。藥成入圯器內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一兩。白麵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托麵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

一九又一時辰再將白麵炒熟蜜蠟爲丸如桐子大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常萬緣不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穀者以甯心養氣爲本事來則應事過勿留於心時時向日咽氣以爲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則藥隨臟腑而下矣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止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饑歲至父子夫婦相啖搗爲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爲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九縫合著臍中上用裹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頃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少取破擦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錢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窯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窯中五百人悉爲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服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服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往致死臨臥削蘆服一片著火中卽烟氣不能毒人如無蘆服時預暴乾爲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困羸喘嗽方阿魏三錢斫青松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

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爲三服以進。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婦人煎藥。婦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服。孕婦病人及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溼麵冷硬物。服至一二劑。卽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卽當盡服。病在上卽吐。在下卽利。皆出蟲如馬尾人髮之類。卽當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方得於神授。隨手取効。陵川進士劉愈。字彬叔。任都運司幕官。日得於閤郎陟。云是古崔家方。閤先患此疾。垂死。得方而愈。劉以治甯州一官妓。利寸白蟲三四升。狀如蔥根。隨卽平復。服藥後。逐去諸疾。五藏虛羸。魂魄不安。卽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錯爲末。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未安。隔日更作一劑。以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出普濟加減方。其語簡略。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信。故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瘡在上。飯後徐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爲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膏藥傅之。此方京兆張伯玉家。勝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人謂善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萸方。懸萸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碗。

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在下。空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子張戶部林卿。其方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蒌生薑甘草爲主。病瘡先疎利。次用瓜蒌藥。日以乳香。菴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傳之。病者亦無慮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子。承先人疽發於髻。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懵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其後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感念疇昔。慚恨入地。爲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故并記之爲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刺山陽水。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尙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尙在人見舌作蒲稽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興目之者。宿迎鑾坊。夜起便旋。足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獐惡尤可怖。輿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牆壁閒。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卽火起。互相訪問。無不然者。凡延燒

三數萬家。市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榜。顧盼中已無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弑逆之禍。

駢胎

興定、元光閒。陽翟小學王奉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亦好。兒忽能言。連曰。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幾。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醫說。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積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不足爲訝。予謂褚論固不可廢。然駢胎品胎二家者。世亦不多見耳。

童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罕氏。八歲。遭平章進忠棄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馬蹂踐而死。夙世負滿師錢。無算。今來償之。京師貴家。無不迎至。傳達宮禁。問者焚香酌酒。滿袖手其旁。童自與人語。明了可辨。尋其聲在空中。酌酒在地。則颺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逋亡遺失。不涉爭訟。不關利害。則言之。問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爲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話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聞復北上。出入貴近家矣。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乳媪以爲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岐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諸軍有三峯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奧里光祿者。清州人。其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劉遠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閤內翰子秀之子。之父洎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黨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黨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爲人儀表脩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終于家。是夕。有大星殞于居。公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爲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爲當世所推重如此。東坡謂韓退之生也有自來。而逝也有所爲。以公生死之際觀之。亦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甯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穉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

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擡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畫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閒。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大王

參政梁公肅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宋人。就驛中取國書。選於朝。孰可爲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在此。閤內翰子秀筆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爲北面大王。遂卒。

劉政純孝

洛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剖股肉啖之。至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鄰願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

續夷堅志卷三

楊洞微

道士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爲人儀觀秀偉。道行卓絕。平生未嘗與物忤。通莊易。世以莊子楊先生目之。明昌閒。詔徵高道。隸天長觀。未幾還山。其將歸也。與知觀侯生食於市。書數火字於食案。又囑侯言。昨過沃州。聞君母病。可速歸。侯以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諄語曰。渠給我邪。及北還。天長已被焚矣。又嘗與客游崧山白龜泉上。見一石蟹出。客曰。蟹橫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橫行。恨不值正人耳。隨以手指之。蟹卽正行。晚愛中方卜居之。中方舊無泉。苦於遠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應無泉。乃齋沐致禱。筮之得吉。徵是時十月。菴旁近葵花榮茂。洞微云。於文章。癸爲葵。此殆水徵也。與衆道士行尋之。見巽隅草樹閒隱。隱有微潤。掘之。果得泉。可供數百指。然東隔絕澗。南限羣峯。石壁峻峭。幾百步。不可越。洞微與弟子呂澤輩沿壁作棧道。以通往來。人以棧木易朽。慮有顛隕之患。乃就壁取石鑿竅嵌之。疊爲石梁。盤泉爲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爲楊公泉。閒閒嘗爲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若淨字清容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游。甚歎服之。云。楊洞微當求之古人中耳。閒閒後過華州。追懷洞微云。前年曾就雲臺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峯頂起。却疑騎鶴下人閒。其稱道如此。

測影

司天測景。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漸差。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山後涼陁金蓮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臨潢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呂氏碣石錄云。

獵犬

泰和五年。道陵獵雲龍川。興州產犬。宗室咬住進數犬。云可備射虎。上因令試之。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衆犬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擣虎。艱於周旋。或怒躍一二丈。意欲逸去。而羣犬隨及。虎既困而臥。衛士前射之。竟斃於羣犬。

雷震佃客

陝州盧村張海與同里一農民有仇。佃客發謀誣此人以燒麥積。渠從旁證之。海縛農民解尉司。農性純質。不能自明。分一死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從空而下。骨肉皆盡。惟皮髮存耳。士人牛叔玉親見。時郭敬叔爲陝令也。

方長老前身

丹霞長老義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大定初。羣小聚議燒相國寺三門。乘亂劫軍資庫。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與一人當放火。先就門下行視。可以謀度舉火。柳私自念言。此門國力所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後。再不可得。如此功緣。我乃壞之。可惜可惜。感歎之際。被擒州橋上。訊掠而死。死後託

生縣中陳家六七歲能言前世事。訪父母妻子及塾財所在。信爲柳小二無疑。小二家供給之。出家法雲寺。後嗣法鑄和尚住丹霞。親爲予言。

老趙後身

鞏州仇家巷解庫趙九。老父趙三。大安二年病殆。尋生臨洮西小字街銀孫家。年十六。託人訪趙九。說前後身事。且呼趙九來看。趙九遣人往迎。將出鞏州。家人奔走來迎。趙九在衆中。疑信尙未決。孫童遙見趙九。呼小字大罵。怒其不卽來認。見妻亦罵之。指妻臂上燒瘢及樹下窖粟處。從是往來兩家。州將宗室榮祿。倅李好復。節度副使史舜元。異其事。親問之。說初爲人所召。至一大官府。卒令候於門。良久而出。曰。不須見長。但從我行。乘一騾至數里外。入河濱。一婦先在此。卒指婦云。此汝母也。錯愕之際。爲卒推水中。遂不記。至三歲始悟前生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榜擢第。釋褐贊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有詩云。長捐疊葉正颼颼。枕底寒聲爲客留。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日題詩而去。墨尙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蹤跡之。少焉兵來報。客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灑落。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質之。酬對詳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爲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

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爲予言。

潼山莊氏

靈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百家。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給杖印。主詞訟。風俗醇厚。俗中有善談元者。介休烏元章題其詩南華云。試拈真理問南華。生死元如覺夢何。晝夜曾停覺夢否。古今還續死生麼。潼山歲歲生春草。睢水年年有綠波。子逝於今已千歲。覺時何少夢時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統。榜進士。歷宰數縣。皆有能聲。爲予同年蘇鼎臣說。渠前身同里劉氏女。年十六七歲。采桑墮樹下。傷重氣未絕。而靈識已託生王家。滿月剃腹髮。前身亦知痛而哭。甫求往劉家。其後兩家供承。令舉子劉氏父母死。皆爲服心喪三年。

大明川異卵

曲陽醫者郭彥達。曾居大明川。聞一田夫董成者。掃地至門限。地卽高起。以鍤鏟平之。已而復高。如是三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椀許。殼膜見中有二蛇。一黑一斑。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彥達曉之曰。神物不可觸。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濱河中。是歲川下上雷雨。拔大木數千人。以疫死者數百人。

三姑廟龍見

大明蠶神三姑廟旁近龍見。橫臥三草舍上。觀者數百人。見龍鱗甲中出黃毛。其形如駝峯。頭與一大樹齊。腥臭不可近。既墮。天矯不得上。良久雲霧復合。乃去。時己酉歲七八月閒也。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與蕭彥昭俱官都下。蕭一日見過。出古鏡相示曰。頃歲得之關中。雖愛之甚。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不知爲何時物。手取視之。漢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宣和博古圖有焉。出圖示之。殆若合符。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作亦奇。宋末得於長安土人家。相傳爲太真奩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觀。背有楷字數十。爲韻語。句四言。其略有華屋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等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爲太真之舊耶。予笑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冗長錄使讀。其閒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遺予者。銘爲四字詩。中有潛窺聖淑之句。聖淑二字皆少空。意取聖爲君。淑爲后耳。與此制正合。望賢去馬嵬數十里。蓋遷幸時遺之。浮休陝右人。得之長安信矣。彥昭歡甚。以爲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譏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不書可乎。

呂內翰遺命

呂防禦忠嗣。生平經學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臨終。敕諸子云。我死無火葬。火葬是爲戮尸。無齋僧作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堯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違我言。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范司農

拯之。梁都連斗南。每爲予言。近歲斗南遺令。送終不以僧佛從事。有自來矣。

宣德狂僧

宣德聖國寺狂僧。布衣藍縷。獨處暗室。夏月不浣濯。無穢氣。常於寺家廐舍合爪向牛馬。言飽齋飽齋。生徒大惡之。承安中。春旱。州倅田公問何日當雨。僧言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爲中秋釀酒。僧云。刺史卽東去。何必釀爲。十四日除興中尹。乘傳之官。他所言多驗。范拯之說。

呂狀元夢應

呂內翰造。字子成。未第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歲經義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閣門請詩。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謂其大父延嗣父忠嗣與子成俱狀元也。

張子雲祈仙

張子雲以廕補官。嘗作金人捧露盤樂府。道退閒之樂。一時閨傳之。道陵召爲書畫都監。累遷冀州倅。一日祈仙。仙批青門引詞末句云。半紙虛名。白髮知多少。一棹武陵歸。許不如閒早。怕桃花笑人老。子雲卽日致仕。張故人仲叔說。

麻姑乞樹

甯海崑崙山石落村。劉氏富於財。嘗於海濱浮百丈魚。取骨爲梁。構大屋。名曰鯉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稱麻姑。問劉乞樹槐脩廟。劉夢中甚難之。旣而曰。廟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卽漫

許之及寤。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變。皆入室潛遁。須臾開霽。惟失劉氏槐所在。人相與求之。麻姑廟。此樹已臥廟前矣。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鐵色驄。能知人指使。此卒無兼丁。每上直。馬自負臥具繼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人或遮關牽掣。則作聲勢蹄齧之。人莫敢近。雖在軍伍。或此卒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墮坑塹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爲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淮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轡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爲增卒月給。

蠍臺

東京宮城車北隅有蠍臺。大定中修城。役夫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啓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撼搖作動物聲。破之。二大蠍尾梢相鉤。旋轉不解。見風卽死。人有問張都運復亨者。云。遼東無蠍。而蠍在石中。石在函。又爲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蠍。而名臺也。張籌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數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此外我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棣棠枯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于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眞贋相閒。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予

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東京牛氏婦年未二十。因異夢遂不食。食則吐且病。數年之後。都不減瘦。乙巳歲。舉一女。又自乳之。其姑挈見范鍊師。范諭其姑。婦已不食。又無便洩。何不令入道。姑曰。婦戀小女。不能離耳。識者意此婦食生氣。故動作如常。天癸時至。而愛根不能割。所以有子。書傳中亦不多見也。

右腋生子

李鍊師湛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婉身臨月。忽右腋發一大瘡。瘡破。胎胞從瘡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羈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撓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卽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雷氏節姑

雷氏。渾源人。是西仲。南仲從姊妹行。年十七。嫁爲應州丁倅妻。雷氏羣從有不悅者。訐告服內成親。婚遂聽離。丁謂夫人言。絕婚固非我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適人否。室曰。我若再嫁。當令兩目瞎。丁云。夫人果有此心。我亦當同此誓。其後丁違前言再娶。未幾果喪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七乃終。從孫希顏常欲爲文記之。竟不及也。

劉生青詞之譴

正和初中。牟陽橋人劉慎字榮輔。爲里人劉六作延薦青詞。劉平生有穢行。榮輔作詞。曲爲辨理。又依例薦拔。後數日。榮輔作首學生魯羅兒者。病中忽爲物所憑。令家人請榮輔來。劉至。羅兒作色呵之曰。汝昨爲劉六作青詞。汝於誰處敢妄語耶。榮輔聽罷。惶懼殊甚。手寫首狀。言自後更不敢復作青詞。羅兒不復有言。此兒甫成童。初不知青詞爲何物。殆是劉過惡顯著。榮輔妄爲飾說。邀福神。故假此兒以警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劉元方卿說。兵亂後。縣中人祈仙。楊徵君朴降筆。詩尤奇偉不凡。如論書字云。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又云。龍盤一氣雲雷定。鯨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評事者出高麗。匹紙求詩云。霜入詞鋒月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如是八句。後批云。慎勿觸汗。神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月。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無一字。但空紙而已。劉曾問生死之際。其理何如。云。死死惡死速死。生非可樂。死非可惡。鬼之惡生。猶人之惡死。但生人不知死者樂耳。縣人都兪。字舜卿。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與汝銀杏。問

安在。批云：在汝懷中。都探懷得之。又批云：與汝櫻桃。都問臘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遺諸人。連枝紅杏三十餘枝。正應在壇諸人之數。或問盛冬安得有。此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之夏乎。又問他境安在。批云：在數萬里之外。問云：那得逡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乎。元卿問神仙果有無。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尙見疑乎。元卿今客順天。屢爲予言。故續記於筆。陳於喪亂之後也。

抱陽二龍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岩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廟曰顯濟。古碑說：二青見於隋、唐之間。有將軍之目。官比刺史。大青崇甯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進靈益公。小青嘉祐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許。色深翠。朱墨細點閒之。春閒彷彿成方勝花。行則昂首。不類他蛇。出則深行水上。能興雲雨。變現不測。鄉人祈賽與之酒。則直立高二尺餘。俛首就醺飲之。故前人詩有青蛇立飲祭神酒之句。二青居山陽。各有種類。至數十百個。都不毒螫。大青一目眇。其種悉然。凡在山陰者皆雜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二青之境。至則爲二青之族。嚙殺之。二族亦不往山陰。村落小兒輩與之習慣。至以手捧之。而常族宿民家臥。其中人亦不駭怪也。原闕唐張燕公說：馮瀛王道來崇儀使。大名總管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攄子充。皆嘗讀書於此。有邢氏繼志菴。忘歸軒。燕公石穴讀書堂。明珠窩。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碗之半。瑩滑無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故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昇賢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辛亥冬。

予與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三秀軒

李都運有之。高戶部唐卿、趙禮部廷玉、讀書永平西一山寺。臘月。桃樹一枝作花。大金蟬集其上。又竹林出一笋。故名所居爲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

王處存墓

王處存墓在曲陽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龍碣。己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燼。得銀百餘星。一硯一鏡。唐哀帝所賜鐵券。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其孫周臣說。

張女夙慧

順天張萬戶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資質秀爽。眼尾入髻。丙午秋。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屬詞。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南、曲禮、內則、少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婚諸篇。班氏女戒、郝氏內則、內訓、通喪記六卷。皆成誦。日兼二詩。古律至十篇。學書下筆。卽有成人之風。旦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禮責之。又所誦書多能通大義。時爲講說。其對屬才思敏捷。無小兒女子語。睡思昏昏如醉。思閨心寂寂似禪心。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後日果得病。又四日亡。甫九歲。郝伯常爲詩弔之。

脫殼楸

代州壽甯觀宋天聖中一楸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州賣不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中明年枯槁再茂人目之爲脫殼楸白皞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難曉只度枯楸不度人泰和中王嘉□子告過壽甯戲道判白生云子西詩譏觀中人汝曹尙刻石耶白因掄覆此石

金寶牌

宣政閒方士能化泥爲金名金寶牌長三寸半闊二寸半文曰永鎮福地代州天慶壽甯二處有之天慶者今尙在承平時人傳玩顯是泥所成指文宛然

揩牙方

茯苓石膏龍骨各一兩寒水石二兩半白芷半兩細辛五錢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對末之早晚揩牙繁時王文漢卿得此方於麟撫折守折守得於國初洛陽帥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疎豁亦無風蟲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尙能齒決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魚

海中有魚尾足與龜無異背上聚一殼如碑石植立之狀潮退則出岸上曝殼十百爲羣聞人聲則爬沙入海海濱人謂之碑子魚或魚或獸未可必也舊說蒲牢海獸遇鯨躍則吼其聲如鐘今人鑄鐘作蒲牢形刻撞鐘槌爲鯨于二者有取焉蓋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車弧矢杵臼之屬初不漫作特後人不能盡知

之耳。然則碑表之制，將亦有所本耶？抑人見魚形似，傳會爲名也。

神告胥莘公

胥莘公嘗夢泰山神告之曰：敬我無福，慢我無殃。當行善道，家道久長。每以此語人，事見家傳。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東七十里，舊爲水所占。近甲午歲，忽乾涸，淀中所有蛙黾，悉化黑鼠，噬麥草根盡，土脈虛鬆，不待耕墾，投麥種卽成就。其居民不勝舉，聽客戶收穫，但取課而已。此地山草根膠固，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麥，亦異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地亂，莫離此淀。有水食魚，無水食麵。是則前此亦嘗得麥乎？張侯德明說。

驢腹異物

完州舊永平縣磨戶，其人家畜一驢，忽受病，比死，大叫七日，夜不絕聲。剖之，大腹內得物，非鐵非石，形如栝樓而扁，色深褐，其堅若鐵石。磨家不以爲異，擲之麥囤中。日課麥，皆取於此，而都不減耗。如是一年，鄉人傳以爲神。官長石生者索去，亦置麥中，竟無神變。今在順天張侯家，余親見。

暴雨落羊頭

貞祐二年，豐州楊雲卿爲崞縣令。夏月暴雨過，關南外十餘里，落羊頭一，大如車轂，角上豎高三尺，以物怪申代州。州下軍資庫收，聞之朝。

關中丁亥歲災變

正大四年丁亥。關中災變二事。平涼西草場天王塑像。前后颺動。凡兩晝夜不止。而泥塑衣紋。都不剝落。知府徒單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動。知府去。動如故。臨洮城中鼠晝夜作聲。比屋皆然。一日近四更。鼠羣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羣鼠出南門。門下弓手排臥。鼠爭道踏人面而過。有不及出者。入東南白草原。乃不見。府至此六十里。劉善甫從弟潤之說。

珠子冰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小冰子。如茭實。圓潔如一耳。鄰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無際。而著脚即陷。蓋冰珠雖沍寒。亦不融結爲一也。

炭谷瓊花

鄠縣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樹大四人合抱。逢閏即花。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攢開如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亂後爲兵所斫云。

古錢

東平人錢信。中案錢譜。收古錢。凡得數十種。付之茶店劉六。劉本漕司胥吏。家素稱好事。及多收古錢。聚兩家所有。以錦囊貯之。如譜中不記年代品。最在前。劉亦有之。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纔二三分耳。又有方寸匕形。製與錯刀同。最多。推爲衆錢之冠。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當。

千背後有兩字有絲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又有一銖二銖三銖至五銖有內四出紋是方孔四角金文通輪郭者復有錢背四出文者榆莢其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銖字爲二也既有湧金亦有鏤金開元錢有湧金月牙復有鏤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橫湧金月牙一綫通輪郭者亦有孔方之下一綫通輪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錢書畫琴暨古物無不略具士大夫日聚于此雜客不預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帥軍

定州帥甄全己卯歲爲北兵所攻求救恒山軍恒山逗遛不進全踰城逃死爲北所獲恒山以全爲叛己誅甄族故之在軍中者又劫全入頭山砦砦上人半出運糧外軍猝至守者不之備殺虜甚衆運糧者不知被劫坦然還砦恒山軍陰伺之謀盡殺而後已是夜砦上大青鬼現眼如盃赤紅有光燄軍士驚怖散走甄衆乃得脫

豬善友

洛西永甯一屠肆豢豬數十頭一日子弟問屠伯當宰何豬屠伯攀圈指示羣豬驚擾獨一豬安然不動屠伯指此豬云此豬食甚少養飼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縛噤不出一聲及刺刀喉無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探之此豬乃無心肺屠伯大驚悟以爲神像所化擲刃於地拜天地四方誓願改業此豬既不死安然入圈爾後其家不復以糟糠飼之目曰豬善友閭里喧傳有自遠家觀者

無不驚歎。一鄰家來請豬善友齋。此豬如應諾。明旦請者未至。豬已坐於此家之門。此家以齋食與之。如是三十三日。歷旁近民家幾徧。蹲坐一墓園中不動。視之已死矣。辛愿敬之爲作傳。

宮婢玉眞

大定中。廣甯士人李惟清。元直者。與鬼婦故宋宮人玉眞遇。玉真有楊柳枝詞云。已謝芳華更不留。幾經秋。故宮臺榭只荒邱。忍回頭。塞外風霜家萬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一詩云。皓齒明眸掩路塵。落花流水幾經春。人間天上歸無處。且作陽臺夢裏人。又一詩云。自憐華色鏡中衰。輕棄前歡已自宜。不恨相逢情不盡。直須白鼠望歸期。李生後以庚子夏六月暴心痛死。遼東人爲作傳。以東都行記文多不載。

項王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視之。因爲說垓下事。顧謂衆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語傳達民間。有爲之縮頸者。

廣甯寺鐘聲

廣甯寺有巨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城南橋下。行人聞之。無不駭懼。有告寺僧。具饒鉞就橋下迎。鐘復鳴。宗室仲章說。

石椿火出

泰和八年冬。京師大悲閣前幡竿石椿縫閒連夕火出。四十餘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燒萬餘家。閣亦被焚。衛王有旨救虞世南所書千手眼大悲閣題榜。火氣熾盛。人離百步外不敢近云。

永安錢

海陵天德初。上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爲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爲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汝陽。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甯。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

續夷堅志卷四

臨淄道院

大定初山東人楊善淵買地臨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甌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齊戊二年四月八日南郭石羊巷楊道圓施花磚色三千口在天齊觀玉清宮殿上永記楊押磚匠楊本堅有爲考案者此地蓋北齊時天慶觀今巷東道北尙有石羊存焉戊二年高偉天統二年丙戌歲也縣前此無宮觀善淵撥土主之偶與古觀地合善淵又與道圓同姓亦異事也

盜謝王君和

馮翊士人王獻可字君和元豐中試京師待榜次一日晨起市人攜新魚至擲骰錢賭之君和祝骰錢以卜前程一擲得魚市人拊膺曰我家數口絕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賒此魚望獲數錢以爲舉家之食子乃一擲勝之我家食祿盡矣君和惻然哀之不取魚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歸路經澠池早發出谷閒猝爲羣盜所執下路十數里天明閱客行囊一少年忽直前問君和非京師邸中乞我魚不取者乎今日乃相見於此再三慰謝并同行皆免同郡徐安上記其事云

廣甯山龍鬬

甲辰乙巳歲廣甯夏五六月閒大陰晦雷雨環作聲不斷夜望閭山上白氣直與海接須臾雨下終夜不

息平明。水沒村落。死者無限。大崖高數百尺。皆蕩爲平土。下漫石。石上有杵臼痕。不知何代爲岡崖所覆壓也。山顛龍鬬處。留迹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長五六十尺者。有長百餘尺者。意羣龍聚鬬于此。土人遭此大變。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閒。散起廬舍。象村落田家所居。山莊漁市。旗亭茶店。無所不有。悉以以下缺。

女真黃

日本國冠服

焦燧業報

孔孟之後。以上四條缺。

張孝通冤報

大定末。武清人趙士詮。商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圖之。一日。乘士詮醉。與其子定國。縊殺之。投屍野中。士詮久不歸。子來白登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仇。私告趙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繫忠友訊掠。不勝苦楚。雖已誣服。而獄終不決。明昌初。白妻訴於朝。朝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密訪縣人。人有言一異事云。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騾往某處。憩於道旁樹下。騾逐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客。更來打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婦汲水飲騾。騾又語云。

你殺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朝廷隨差刑部員外孫某馳驛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問卽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誣也。賈公仕至右丞。

魏相夢魚

參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廚人養魚百餘頭。以給常膳。忽夢羣魚集其身。揮斥不去。復夢爲魚所鯁。痛不能出。悶亂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書一朝字。令人試之。相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紹興南渡。將駐于杭。書一杭字問之。相者云。兀朮將至。當避其鋒。太師梁王小字兀朮。果擁兵而南。其驗如此。嘗與同舍生孟津李蔚慶之論及此。予謂古無相字法。殆是挾以他術耶。李曰。不然。此龜卜之餘意耳。

夢靈丸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瞳神水在者。皆可療焉。二兩蔓菁子。枸杞、蒺藜、甘菊、荊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藥、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麵糊丸。桐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九。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丸。

呂氏所記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亞夫銅印。束鹿柴揖調歷城簿。有彭宣私印。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

小如豆。諦視之。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寶藏此印。

古鼎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火六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傅舜俞說。博平路氏一鼎。無款識。無文章。而黃金丹碧。絢爛溢目。受五升許。高三尺。其一稍大。路氏用之。養茶。以少火燎其足。則水隨沸。大定中。銅禁行。不敢私藏。擢大足折送之官。足中虛折處。銅植作火焰上騰之狀。天壤間神物奇寶。成壞俱有數。特見毀於庸人之手。爲可惜耳。蔡內翰正夫古器類倫記二鼎云。其一明昌三年二月。藍田玉山鄉農民李興穿地得之。高二尺。兩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丁亥。以長歷考之。魯莊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卽周安釐王初立之歲。未改元。故不稱年。而僅以月數焉。又有一百二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大定九年。汾水壞東岸古墓。有鼎及鐘磬之屬。鼎小者五寸許。大幾三尺。中作黃金色。所實牛羹。尙可辨。鐘磬小者不及二尺。凡十六等。蓋音律之次也。雖無款識。皆周物也。

西陰井移

戊申正月。武城之東有村落名西陰。民家一井。移四五步。而井椿如故也。又數日。一道士過此村。形服與常人異。見農具中二地礪石。咄咤曰。業畜。乃在此耶。併挾之而去。村民懼凶禍將及。棄家遠徙。後亦無他。南宮士人董德卿親見之。

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鵲。至一島。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捫血而笑。獵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沈於水。他日再往。船人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婦至此不復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元仲黃華老人也。

雞澤神變

雞澤農民五人同採樵。出門望西風勢甚惡。遲回不欲往。又爲一叟所難。四人者還家。一人往來樵次。大風從西北來。震蕩天地。此人走避不及。伏於溝中。爲一人摔起同行。行時此人踏風而行。見同行皆神鬼。迤邐過一城。神人曰。此朝城也。又東行。路旁一長髯人拜勸酒。神人共入廟中。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行酒。見神人各長丈餘。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錦繡。香氣襲人。此人從中座勸酒。中坐者不語。以右手拇指指令從次座者勸。勸畢。復出廟門下。須臾飲散。神人出。大風隨起。置此人不復問。此人伺風定。出問人。知此地爲東平界。廟卽嶽祠也。行丐數日。乃至家。猶恍惚如心恙云。智仲可說。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順之親見。

舜麥

河東縣舜皆出麥。顆粒如常麥而無縫。又色稍白。每斗得麵十三斤。此地二頃餘。農民數家主之。喻如今歲東家舜麥成。至明歲西家成熟。無定處。然終不出二頃之外也。定襄周夢卿說。

平陽貢院鶴

太安初。高子約、耿君嗣、閻子秀、王子正之考試平陽。舉子萬人。主司有夢緋衣人來謝謁者。明旦試題以下語同官。俄羣鶴旋舞至公樓上。良久不去。主司命胥吏揭榜大書示衆云。今場狀元出自河東。當舉府題聖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澤州。省儉德化民家給之本省魁孫當時。御題獲承休德不遑康甯。狀元王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史學優登科歲月

河中李欽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爲口安史學優。言君後當擢第。但當出此兒門下。爲太晚耳。學優雅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爲然。其後欽叔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文字。兩預主貢。學優竟出其門云。

日中見異物

崇慶元年冬十月。北京進士趙天瑞、張仲和輩十五人赴試回。曉行道中。日中見二物。一四足獸在前。一蛇繼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鳥跳躍稍緩。少頃無所見。是後兵動。中原喪亂。爾仲大說。

鎮城地陷

鎮城欲陷日。州長佐史率妓樂迎官出城。坐待驛亭次。見一婦。被髮跣足。喘汗入城。問之。云。其姑卒病。買藥欲救之。良久。亭中人聞空際有相問答者。云。出城未。答者言未。吏卒聞之。大駭怪。不知所謂。少之。婦得藥而出。城隨陷。城中無一人免者。此婦殆以孝感脫此禍歟。中京史監時亦在亭中。親見其婦。惜不問此婦姓氏耳。

王子明獲盜

副樞剛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雜騶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嘿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召布行齋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本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爲神明。事見閒閒公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木蘭花詞逆旅閒云。淮山隱隱。千里雲峯千里恨。淮水悠悠。萬頃烟波萬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恨舊愁新。有淚無言對晚春。

賀端中見鬼

吾州進士賀端中。大定中。宣聖廟齋宿。燈下見一大青鬼。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燄。賀以被蒙頭伏牀。

下日高。諸生至。乃敢出。戰慄尙未定也。起視水甕皆乾。硯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爲渴鬼云。端中出孫國鎮之門。有賦聲。此舉登科。

介蟲之變

東平薛价。阜昌初進士。嘗令魚臺嗜食糟螯。凡造螯厨。人生揭螯臍。納椒一粒。鹽一捻。復以繩十字束之。填入糟甕。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夢。昨所獲強寇劫獄而去。夜半驚寤。索燭召吏將問之。燭至。乃見糟螯蹒跚滿前。不知何從出也。薛自此不食螯。外曾孫東平賈顯之說。

天慶殿柱

太原士人劉進之客衛州。所居近河。三夜聞哭聲。訪之鄰里云。旁近無哭者。當是鬼哭歟。進之忽憶臨河有汴宮天慶殿。所撤大木將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云是彰德帥欲用修藥棚者。古時石言於晉者。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聲乃絕。曹魏青龍中。取漢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許都。臨發。金人潸然出涕。李長吉有金人辭漢歌。

神瞿渦水

西京大同府之南神瞿渦。泊水廣百餘畝。深三丈。居人取魚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飛去。入渾源東南山娘子村中。復爲大陂。凡神瞿水所經。遺魚不絕。

空中人語

張顯卿名德遼州人。明昌二年經童。貞祐四年進士。自說大安庚午歲。曾與客飲。向日酹酒。語執壺者云。不必滿薦誠而已。忽聞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無海量者乎。衆客駭立。酹數滿杯。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時起任咸甯令。聚縣民豁口村。計會科斂。此地。在灞橋六七里。日在辰巳閒。忽見天裂。從東南至西北。青氣分折數丈。其中有光盤曲如電。令人震蕩不敢仰視。吏民數百人皆見振之說。

高白松

徐偉官京兆。夢二老人。白首而長身。身穿綠袍。謂偉言。某他日有斧斤之厄。幸爲保全之。偉不知所以。然夢異不忘也。及移守太安。會岳祠災。詔復修之。境內大木皆聽採取。東六十里萊蕪之高白村。有古松。幹柯茂盛。陰蔽二畝。鄉社相傳爲數百年物。亦在採斫之數。鄉人父老哀禱於偉。偉因悟前夢。力爲營護。竟免斬伐。是夜夢有來謝者。土人立祠其側。辛生者爲之記。文士張聖予賦詩云。蟠根蹙足怪虬藏。平頂摩雲翠蓋張。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愁雷雨化龍驤。異材詎肯資梁棟。靈夢還能避斧斨。萬古天風吹不老。岱宗山色共蒼蒼。

炭中二仙

臯州人賈合春。前鄆時丞。興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戍役在澠池。此地出炭。炭穴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

成堆。下以薪燕之。烈焰熾然。一日。賈與戍卒圍火坐。忽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長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體皆具。頂烏巾。繫如阜勒帛狀。雙帶下垂。彫刻所不及。賈甚珍秘。兵亂中失所在。

護蘭童子

孟州路宣叔未二十而娶。未幾妻亡。追悼不已。鬱不自聊。夜夢妻如平生。說身後爲護蘭童子。住翡翠菴。作詩記之云。翡翠菴前花草香。護蘭童子淡雲妝。夙緣還却三生債。不道未歸人斷腸。未歸人。用死者爲歸人。生者爲行人之義。

王先生前知

東阿閻生者。少從醇德先生平陰王廣道學。醇德嘗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後二十年當喪明。作舉子不濟。辛壬癸甲之術可養生。試以吾言學之。閻卽學祿命。年五十果喪明。而藝亦精。自言七十常有子。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邊元恕所紀二事

國初兵西來。雲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攻城破。驅壯士無榆坡。盡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籍積屍中。得雨復甦。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羣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曹氏小童爲軍士驅逐。與羣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梃擊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兒

輩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

王內翰詩識

王子端內翰泰和中賦殘菊云。幽花寂寞無多子。辦與黃蜂實蜜脾。蓋絕筆也。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

張甫夢應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捫之。乃玉也。初甚惡之。繼有是應。閤子秀筆記其事。

山石飛墮

宣和末。華山下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摧壓十八村。土人謂神物所移。爲立移山祠。蘭泉張吉甫作賦弔之。明昌四年秋。洽水渭南之閒。一日晨起。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望之有雲如大帷幙。蔽空而過。少頃開霽。並山南原已移爲北原矣。孫通祥爲文記之。近天興癸巳麥秋後。恒山公治軍鄧之五朵山。置倉聖朶岩。以受軍租。臨大屋。已置二萬餘斛矣。有日寅卯閒。人見西北有黑雲從空而過。聲勢甚惡。迤邐漸及澗上。倉屋隨亦崩潰。雲起而雨。雨後人奔視之。元是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澗之閒。麥倉崩。乃無一麥可尋。又一異也。平陰丞說。

閒閒公主章表

壬寅歲寒食。濮州靈寶會祭孤魂設醮。州中程威儀者。當作高功會首。人言程未嘗收錄。何緣得主醮程。

因往東平受明威錄一階。章表皆已具銜。復一雷師者求代程。至醺。囑監軍董許之。乃就用文牒上名銜。改程作雷。醺後百餘日。雷無病而死。三日復活。說死入冥司。云禮部開閒趙公管詞表。以我不應改程威儀名字。促壽二紀。放之暫來。令告世人。再不許犯。且言門外追卒甚衆。卽當去矣。言終而化。泰安布衣張知現至濮州得此事。

密崖題字

明昌末。盧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迹所到。忽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字大如盤。墨色光瑩。而紫予過中岩。謁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葬松台。因有詩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見密崖。爲問松臺千載鶴。白雲何處不歸來。

秦簡夫臨終詩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困於名場。卽不就舉選。臨終詩云。軀殼羈栖宅。妻孥解逅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魂。擲筆而逝。時年五十七。

張子野吉徵

張華子野。易無體。勝廷試後。與諸生坐庭中。忽一鳥銜小綠衣判官墮几上。未幾。子野擢上第。

王生冤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爲業。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爲尉司根捕急。

避死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窩中。滿室坏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燼九人死。卽攜金貝還鄉。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興善鎮。悅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爲物所憑。扶舁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死。尋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卽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憑語辨訴。何知冤對。非法錄可制。教以作黃籙超度。或可解脫。胡陳狀齋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紫微劉尊師說。

仙猫

天壇中岩有仙猫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亦昇仙。而猫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哥。閒有應者。王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爲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陽雲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叔儀呼之。隨呼而應。聲殊清遠也。因作詩云。仙猫聲向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竈。不隨雞犬上青雲。

田德秀風悟

紫芝字德秀。滄州人。其父濟爲郃掾。娶定襄趙氏。生德秀於中都。生數月。鄰李媼見之。潸然出涕。人問之。媼曰。老婦一兒子。生二十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亡。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嚙其面破。此兒面

瘡口痕宛然。可以證前身矣。德秀幼孤。養於外家。多居於忻。六七歲知屬文。一覽萬言。十三賦麗華引。詩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調。十六與余游。從曾大雨後。有詩見示云。醉夢蕭森蝶翅輕。一燈無語夢邊明。虛檐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曉看新晴。對牀曾有詩來否。爲問章家好弟兄。予兄敏之私謂予言。詩首二句非鬼語乎。吾謂其非壽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華陀帖

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三四傳。乃入越王府。王懼爲內府所收。秘之二十年。無知者。太和末。都城閭貫道與文士輩請仙。元章降筆。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輝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於平生得意書。定知爲何人所秘。願以見告。卽批云。常就越邸求之。龐都運才卿。王妃之弟。貫道以爲言。才卿請於妃。果獲一見。王薨於汴。明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是書生習氣。以此事觀。非謬言。

梁梅

壽陽歌伎梁梅。承安太和閒。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巨濟過壽陽。引病後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梅爲言者。時已落緒。私致之。待於尼寺。梅素粧而至。坐久。乾杯唱梅花水龍吟。張微言六月唱梅詞。壽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調員美。頗爲改觀。唱至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乃以酒屬張。張大奇之。贈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裡。真有壽陽妝之句。爲留數日而行。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帥舉酒。部曲輩前列唱落葉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差異。曲罷。一聲不復作。吾州王百戶辛丑年親見之。

蚩尤城

華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闕姓。故又謂之闕蚩尤城。城旁闕氏尙多。爾朱榮秀容人。今定襄有爾都統者。自言上世有賜田百頃。至今以爾百頃家自號。管州有榮廟。土人祈賽甚靈。巢賊敗。言滅巢族。族人以平人自解。有漏網者。皆以平爲氏。子孫予有識之者。貌與祕府所畫巢像相肖。不欲斥其名云。

德升後身

烏古論德升。第進士。興定戊寅。以參知政事行臺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慶陽。移刺倉使家兒。四五歲。能說前身事。沈厚寡言。人傳爲異事。德升家一大奴。從太原逃出。就倉使家來問。兒望見名呼之。奴爲之慟。但說其死不同。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兒言赴井死。游鱗之言。當是聞城陷。一心赴井。神識已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蓋投胎耳。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甯府治中趙君家。執袴閒。作詩多憔悴之語。亂後登凌雲臺云。愁思紛紛不易裁。凌雲臺上獨裴裊。亂鴉背著斜陽去。寒雁帶將秋色來。破屋無烟空碎瓦。新墳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

親曾見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臺无憂而戚。古人所忌。王荊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眞名言也。

張居士

澧州人張居士。于禪學有所得。臨終之歲。禪坐靜室。約其徒滿百日乃開。及期開戶。見其凝然不動。謂是已逝。良久開目。拂塵而起。沐浴更衣。周行庭宇。與親舊相勞苦。已而復入室中。索紙留偈云。了脫幻緣。復何幻我。游戲大方。從容自可。擲筆而化。登封張効景說此事。

米元章心經呪

米老一帖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螫蟲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慶觀王尊師志常。出於農家。年十六七。牧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許之。道人攜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人此去天壇近遠。人云。百餘里耳。王已無所歸。明日往天壇。入陽臺宮。宮中人聞此兒爲道人挈來。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壇。謂常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家人意其已死。無不驚異。而乃送之天慶。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質謹厚。有道者也。

張先生座右銘

張先生彌學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輔之父神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欲求子孫先當積孝以爲名言

遺山先生年譜略

庚戌 一歲 章宗明昌元年。		壬子 三歲	癸丑 四歲 始讀書。
甲寅 五歲	乙卯 六歲	丙辰 七歲 承安元年。	丁巳 八歲
戊午 九歲	己未 十歲	庚申 十一歲 從父冀州。	辛酉 十二歲 泰和元年。

壬戌 十三歲

癸亥 十四歲
從父陵川

甲子 十五歲

乙丑 十六歲
赴試井州

丙寅 十七歲

丁卯 十八歲

戊辰 十九歲
章宗崩
學於郝天挺

己巳 二十歲
衛紹王大安元年

庚午 二十一歲

辛未 二十二歲

壬申 二十三歲

癸酉 二十四歲

父隴城君卒
歸里

改元至甯八月紹王被弑九月
昇王立是爲宣宗改貞祐元年

甲戌 二十五歲
金徒都汴。

乙亥 二十六歲

丙子 二十七歲
避亂嵩山。

丁丑 二十八歲
改元興定。
輯錦機。

戊寅 二十九歲

己卯 三十歲
金築汴京裏城。

庚辰 三十一歲

辛巳 三十二歲
登進士第。

壬午 三十三歲
改元元光。

癸未 三十四歲
宣宗崩，子守緒立，是爲哀宗。

甲申 三十五歲
正大元年。

乙酉 三十六歲
在史館。

丙戌 三十七歲	庚寅 四十一歲	甲午 四十五歲 蒙古太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哀宗傳位于承麟自經于幽蘭軒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丁亥 三十八歲 官內鄉	辛卯 四十二歲 官南陽	乙未 四十六歲 次濟南
戊子 三十九歲 罷內鄉	壬辰 四十三歲 正月改元開興四月改天與十月蒙古兵圍汴哀宗出奔河北 著壬辰雜編 輯中州集	丙申 四十七歲 著南冠錄
己丑 四十歲 蒙古太宗元年 官鎮平	癸巳 四十四歲 崔立作亂立衛王子從格爲梁王以城降蒙古	丁酉 四十八歲 自大名還太原

戊戌 四十九歲

己亥 五十歲

庚子 五十一歲

辛丑 五十二歲

壬寅 五十三歲
著集驗方

癸卯 五十四歲

甲辰 五十五歲
至洛西

乙巳 五十六歲
赴東平過大名

丙午 五十七歲
蒙古定宗元年

丁未 五十八歲

戊申 五十九歲
過甯晉

己酉 六十歲

庚戌 六十一歲
還鎮州。七月。過順天。

辛亥 六十二歲
赴太原。
蒙古憲宗元年。

壬子 六十三歲

癸丑 六十四歲
客燕中。

甲寅 六十五歲
出鎮陽。

乙卯 六十六歲
歸汴梁。

丙辰 六十七歲

丁巳 六十八歲
宋理宗寶祐五年。
九月。先生卒於獲鹿。

戊午

己未

庚申

蒙古世祖中統元年。世祖早聞
先生名。至此將大用。而已卒三
年矣。

續夷堅志原跋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閒。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顛。敘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概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盧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閒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抄成帙。其學富筆勤。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啓於予心。以病不能抄。姑識卷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商邱宋无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歷覽。底處覓孤墳。勛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尙奇者。何期廣見聞。吳道輔景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洪景盧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閒耳。皆窺覷。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抄之。此其一也。案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沈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爲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卽遺山之心也。至順

三年朱方石巖民瞻氏識。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抄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年六十有七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夷堅志
附年譜

纂者 元 好 問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雲五)

